# 易通

此書流傳甚少余數年前曾見徐乃昌寄售書內有一部其本係抄寫足成者余深以當時未能購置為恨今年得此本詳細檢閱尚係初印且又完璧無缺殊可寶也

壬午八月海昌張競仁識於壽水生居

# 易通序

臨川李紱穆堂

六經之訓詁如聚訟然其在于易則大端有二大抵言象數者多失之鑿言義理者多失之浮象數義理亦各有二端設爲互變飛伏諸法以求象爻之義者唐李氏集解所載三十二家之說是也表章河洛先天諸圖以爲作易之本原者康節劉牧聞之希夷而朱子信其實然者是也至若王輔嗣程伊川俱舍象數言義理而一近于淸淨之旨一專爲理道之論此

其異也宋元以來箋疏日增崑山徐氏所梓不迨十之二三而已充仞箧笥學者窮年不能徧覽況于區别其是非同異乎康熙中

聖祖皇帝嘉惠海内

御製折中一書誠有見于其說之煩而慮後學之聽熒也然于兩端互異之解未嘗不兼收而並採焉其故何也大易成于數聖人之手其道无所不該二千年來儒者雖多若謂其所發明已无復遺藴是則何敢余于易无所窺顧嘗博覽羣言而黙識其所以得

失之故亦有年矣壬戌之歲前輩滌齋熊公至京師
攜金陵程子綿莊所著易通以相示且道程子雅意
屬余爲序昔孔子稱乾坤爲易之門而著其德曰易
簡記又曰潔靜精微易教也夫然則易之爲易可識
矣然孰由此旨以推見象數之大原與義理之精奧
而不爲異說所惑承乘比應與陽位陰位之例此易
家之所世守而亦未見其盡當者又孰毀其垣墉決
其隄岸而豁然以與聖經相見凡此皆天下所不能
不敢者而皆于易通具之余雖未得識程子意其人

必好學深思卓然自立者故能于解者大備之後掃除開闢一破雜亂拘牽之習然則世有豪傑之士固皆不必株守舊聞以詁遺經可知矣折楊黃華盡然以笑彼紛紛者何爲哉程子持論雖若與常解異然多稟承于折中如爻位承應皆爲虛象剛上柔來不主卦變之類而能推廣以自成其說天下精于易學者必能知之余自愧所得者淺雖樂效一言而豈足爲程子之定論也

# 易通序

新喻晏斯盛一齋

易之爲書廣大悉備得其一徑皆能徹天人該事物而得之者莫不自爲其說裒然名家隋志所載凡六十九部唐志增至八十八部宋志則二百一十三部日積而多然其間最傑者莫若康節邵子邵子之學別自爲書不與經亂而朱子取入本義釋繫辭作啓蒙且曰凡此非熹之說而康節之說亦非康節之說而希夷伏羲之說說不可通則曰不得遂以孔子之

說爲文王之說亦不得以文王之說爲伏羲之說是朱子直不信孔子並不信文王則周易竟可不作矣何怪改易句讀移易經文并失費直之舊哉昔周易既與與連山歸藏同稱三易掌于太卜並爲卜筮之用五百餘歲而後孔子作傳今觀繫辭上下明天人性命之歸不出乾坤易簡八卦六十四卦之所由成初无所爲先後天之安排其卦爻之往來內外則序卦雜卦錯綜反對確有指歸初不假于卦變之强合至象辭傳以本爻之時位爲主而乘承比應皆通其

辭之簡要不過單辭隻字而微言若揭且爻辭之奇創如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吉而傳釋之曰羣疑亡也何明白質實如此非聖人而能之乎竊嘗謂他經无聖人之註解經故不妨異同獨周易則孔子爲之傳矣乃欲悖傳而別爲之解或直謂大傳爲非聖人之書其得爲知言乎哉予往者周易翼宗之作誠有所不得已也江寧程君綿莊潛心六經多所論著乾隆丙辰試鴻博歸鍵戶注易五更寒暑成易通一書如干卷明潔

靜精微之故在于奇耦二畫定八卦之正義歸于健順動入陷麗止說八字詳反對爲求卦之眞解判得失于所值之體象辨六位之等差分九六之優劣删比應之繁碎支離而聖經之蘊奧悉著若爻之分陰陽二五之分君臣位之當不當以及東北西南庚甲七日八月三年舊說之牽合傅會舛誤難通者无不辭而闢之廓清之功于是爲大讀卷首諸論則要領可窺至其訓釋經文惟以彖爻二傳辭達而理暢言簡而義精爲從來箋疏所未有與弓翼宗之作多不

謀而合其自序曰某生乎二千餘年之後覩羣言之淆亂始嘗泛濫求之而竊有疑焉以爲三聖人之設卦繫辭當必有其故清夜思之不知涕之無從夫亦有所不得已也

附札

金陵五載備聞大兄古學卓行超越等輩公事之暇雖偶接光霽而形跡濶疎傾倒雖深而縶維維艱時用耿耿去年夏再至金陵憂居客邸乃得近著易通而讀之全撤先儒之障蔽而直窺至聖之

堂與慊心滿志不贊游夏矣三月中廬居得接翰
教且屬爲序并蒙示以易學要論竊惟二千餘年
來朱子之書稱能上接洙泗而獨于本義啓蒙二
書乃至不信大傳而以謂孔子之說非文王之說
嗚呼微言幾何而不絶也陳子昂幽州臺歌曰前
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
涙下大兄三聖之思清夜之涕豈徒然哉愚嘗時
翼宗之作大有同致而鄭清之功兄猶過之愚所
尤不及者各爻以本位之時物爲主而乘承比應

及卦之主爻亦有不遺說卦序卦雜卦自廣象以外亦壘信爲聖人之言而不疑蓋乘承比應有切合之處而說卦之天地定位及帝出乎震以對待流行觀之而不雜以先後天序卦以隨舉一義觀之則疎而不密益足以見義理之无窮並質高明不揣凡陋序言一首另錄請教臨穎依溯

# 易通札代序

桐城方苞望溪

足下以所著易解相質數年矣而未敢爲序非故難之也愚成童爲科舉之學即治周易自漢唐至元明言理言象數之書未有不經于目者就其近正者不過據聖人所繫之辭隨文解意而謂其理如是其取象如是至所以設是卦繫是辭確乎能見其根源者百不一二得焉故學之幾二十年于前儒所已言一一皆能記憶而反之于心則概乎未有所明乃舍是

而治春秋周官以春秋比事屬辭五官各有倫序可依類以求而互相證也其後與安溪李文貞公論易至乾坤之二爻歸妹之初九六五始灼見聖人繫辭取象之本義見周易觀彖而于朱子所疑于渙之六四亦若微有得焉卦自否來下三陰爲小人之朋六上居四而成渙則小人之羣散矣當否之時國疵民病蘊積如邱山一旦小人之羣散則凡此者皆渙然冰釋其功效非尋常思議所及也故諸爻惟此爲大吉正彖傳所謂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也故四爲渙主爻乃知卦爻之辭皆有確乎不可易者特後儒之心知弗能貫徹焉耳足下嘗言學易者果明于剛柔之性情六位之貴

賤優劣與成卦之體象以數者參稽則其義居然可識文貞易通論亦畧見于此而尊著中所開闢則多通論所未及惜乎不得使文貞見之也昔愚以易叩文貞輒有以開愚而愚不能有開于文貞文貞以春秋周官叩愚亦時有以開文貞而文貞之開愚者則少假而足下得與文貞面相質覆之所發必更多惜乎並世以生而不得一遇也若天假愚年而于易終有所明當爲足下序之

易通儒者家綿莊先生之所著也其書爲目者三曰要論所以明例而解惑也曰正解則經傳之義疏也曰精義所以發難明之道也而附以占法訂譌焉噫亦備矣夫經之有解莫盛于易漢興自田何至于施讐授受皆近于正而惜其書不傳讐之同門孟喜始改師法以陰陽災異言易而焦延壽京房衍其流哀平之季一變而爲讖緯之誕妄馬鄭荀虞之徒言象數者宗之時又有魏伯陽著參同契排次易卦以明行持火候之法蓋卽後來麻衣道人陳希夷之所祖述

而邵堯夫自命爲畫前之易者也魏晉之間王輔嗣專以意理名家而未醇于儒伊川正之而作傳考亭繼之歸重象占而援邵氏之先天與劉牧之河圖以入于易元明以來宗之蓋自孟喜而後異說煩興其雜而多端有如是者余嘗請于先生曰是何去而何從乎先生曰昔者聖人作易而寄諸卜筮其不罹于秦火者卜筮之爲也其晦蝕于百家衆說者亦卜筮之爲也子知十翼之所以作乎夫以剛柔九六起義以物類形體取象以吉凶悔吝繫辭者此皆詩書之

所无而天下惟見爲卜筮者也自有十翼而後知易之急于人道切于人心與詩書之垂世立教不同于法而同于道乃後世之人猶欲加以術數參以隱怪是无孔子之書而後可也然則異說之紛紜可不辭而闢之哉余曰是則聞命矣若爻義之有乘承比應也六位之分陰陽也二五之爲君臣也從來箋疏之家莫不視同令甲而奉若準繩先生一旦而掃除之其若天下不信何將必曰好辯也先生曰學者之蔽在敢于叛聖人之經而不敢違先儒之說之數端者

驗之卦象既虛渺而難憑求諸十翼亦齟齬而不易合吾之辯豈得已哉且聞先儒之過論而有所匡救先儒必以為良臣益友矣若從而阿附之必以為容悅之臣便佞之友矣二者宜何居焉後鄭常斥先鄭之非考亭于伊川易傳辯論不遺餘力彼曾是以為嫌乎余不能難而退先生少奉尊人祓齋公之教以古賢自勵于書无所不讀而尤嗜經學中歲以後研精大易幾三十年是書之作則自丙辰被薦入都始時四方之士雲集輦下方角藝于長楊五柞之間先

生獨屏跡郊南潭思注易已而罷歸人咸怪之遂乃發二千餘年之蘊奥薙灌莽剷巉巖以與天下共由于康莊其功偉矣余忝羣從之末側聞餘論而先生以爲知言念易學之久荒與此書之不可以秘而不宣也爰亟謀梓以告當世嗚呼天下大矣學者衆矣將欲沈溺于一説往而不返邪抑謂可以各出其説而遂以爲易道之廣大邪由前之學者吾无譏矣由後之學者視易爲雜亂之藪又惑之甚者也然則當吾世而是書出豈偶然哉豈偶然哉

乾隆丁卯季冬之月姪孫廷鑛魚門氏拜書

# 易通自序

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天之命也易之道也吉凶悔吝其端不可窮待其至而圖之則无及也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教天下以憂患而已矣以憂患生其心則天德爲我用天德爲我用則能知天下之險阻而自致于无咎之地是故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其大指可一言而盡也智者居而安焉樂而玩焉而天下无餘事矣愚者不能然則使以尊天敬神之意致謹于蓍策而不敢肆亦何在而

非易之本教與春秋以前瞞于卜筮孔子作傳深明觀象玩辭之法迺由秦漢以來異端曲學竄伏其中不可致詰箋注之作日增月盛各自執其所是而易幾爲天下裂廷雍生乎二千餘年之後覩羣言之淆亂始嘗泛濫求之而竊有疑焉以爲三聖人之設卦繫辭當必有其故清夜思之不知渺之无從既有所見不能自已爰自乾隆丙辰迄于庚申五易寒暑著易通如干卷乃盡去舊說之未安者以求合于孔子之說以上溯乎包犧文王之意而冀其萬有一得嗚

呼易之所以前民用者其指固可一言盡矣而何以儒者之說乃紛紛若是邪豈人情皆好怪而惡常苟以其說爲可說卽涉于謬悠入于支離而不自知其害道邪廷祚不敏有志而未逮也乃若明易之本教以還潔靜精微之舊則俟諸後之君子云爾

乾隆庚申嘉平月立春日上元後學程廷祚謹書

世有聖人詩書雖廢可得而復起也而惟易不可作矣然則世有聖人于易將何如曰明其說而已孔子之作十翼是也世有學者于易將何如曰本諸孔子以求明夫易之說而已不外于十翼者是也知有易者莫不知有孔子之說而易卒以不明于天下何也百家紛紜或亂其外或迷其內也亂其外者若卜筮緯候之類而河圖先天爲尤甚迷其內者若卦變互體之類而陽位陰位乘承比應爲尤甚之數說者皆自以爲出于十翼而天下信之不疑者也欲辨其是

非莫如反而求易之要易之要在于剛柔八卦之所以然六位之所以然與卦象反對之所以然卦體內外之所以然有得于是則凡亂其外迷其內者皆有以燭其假託傅會之情而不惟知其不足信也矣余治周易久而見其義例因稍稍筆之于書而問採先儒之言有合者以為證焉名曰易學要論嗚呼由漢以來十翼其不幸矣乎假託傅會者多而失其真也久矣後之人不欲明易則已如欲明易其未必以余言為過也而有以盡排舊說為余罪者亦余之所不

敢辭矣己未夏五月程廷祚識

卷上篇目

卷下篇目

# 易通總目

# 周易正解總目

# 易學要論卷上

易通一

上元程廷祚著

## 論潔靜精微之致

象也數也理也後之言易者各執其是以名家而不知其在于易則一而已一者何⚊、⚋、是也由一⚊一⚋而爲八卦而爲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易之所操以冒天下之道者其約如此故曰潔靜精微易教也以剛柔言之則曰象以奇耦言之則曰數以健順言之則曰理而皆不越乎二畫者自言

易者分而爲三而易道始晦矣

易之有象也非謂天地風雷之屬也亦非謂乾之龍坤之牝馬也象之說有二內象人心外象人事傳曰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象也者像此者也此言象人心也又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此言象人事也象人心者⚊⚋之象象人事者六十四卦之象故曰易者象也然則易之爲象盡于六十四卦而已矣六十四卦之象盡于一⚊一⚋而

已矣要其至而言之一一亦非象也所以像夫易簡也故易之爲象將以是象夫物者非取物而謂之象也至于所繫之辭不能質言其事而假于物類以明之如乾之龍坤之牝馬之類所假在此所明在彼所假者輕而所明者重也且古繇辭之體大抵皆然後之學者乃專以是爲象穿鑿支離求之不已使設卦繫辭之旨日晻昧而不彰豈不謬乎

易之有數非出于蓍策也蓍策之數出于易者也蓍

固神物苟非聖人用之以四十有九御之以十有八變亦何足以顯道神德酬酢鬼神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是先有乾坤而後有蓍策也故曰蓍策之數出于易者也然則欲知數之說者亦求諸乾坤而已矣欲知乾坤亦求明乎奇耦之故而已矣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二物也謂之二物則不容于无別陰陽又皆无形之物也无形之物非目所可視手所可指然則陰陽將不可得而見乎聖人曰吾惟紀之以數此一

⚋之所由立也⚊也⚋也謂之陰陽不可而陰陽即此而在故曰參天兩地而倚數用之于爻而爲九爲六衍之于蓍而至于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易之所謂數者惟是之謂內而人心外而人事凡天下之物皆莫能外焉聖人之微顯闡幽其至矣哉三代以下數之一端術家竊用之以惑世誣民其弊不可勝言始于先儒不深求奇耦之故及誤解說卦繫辭二傳于是先天後天河圖洛書五行納甲之屬雜然並興而聖人言數之本不可得而識

矣

鄭康成曰精氣謂七八也遊魂謂九六也七八木火之數九六金水之數木火用事而物生故曰精氣爲物金水用事而物變故曰遊魂爲變精氣謂之神遊魂謂之鬼按易之數七八不變而九六變今以精氣爲七八遊魂爲九六豈鬼乃變而神固不變乎且易用九用六將其中竝无精氣而以鬼道教天下乎後儒言象數者宗康成而其言之荒謬如此

陰陽在天地之間而聖人數以紀之象以像之其不憚煩如是何也曰上古之世教化未興百姓泯泯棼棼罔知有善惡之辨邪正之方聖人有憂之始作八卦因象數以明義理其必寄諸卜筮又何也

曰不得已也凡人之情莫不信鬼神而好言吉凶吾舍其信鬼神者而與之言理則彼將不信吾舍其好言吉凶者而與之言理則彼將不好是教无由興而民无由寧也故作易而寄諸卜筮者非聖人之得已也然則欲知易者亦求諸理而已矣欲知易之理者亦求明乎健順之說而已矣健者非他見善而知好見惡而知惡者是也順者非他有是心而從之者是也傳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又曰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中正旁邪皆

視諸此吉凶悔吝莫不由是故因象數以明義理者易之所以為至教也自微言既絕而知其故者鮮矣

昔朱子以易為卜筮而作解者當以象數為歸而不可泛言義理豈義理之與象數固有二乎又謂後人之言易不主卜筮遂遠于日用之實類皆牽合委曲偏主一事而言无復包含該貫曲暢旁通之妙夫誠有得于易之大原則言卜筮而天下之道在其中言天下之道而卜筮亦在其中安在其

不言卜筮而遂遠于日用之實也至若卦象興于上古渾淪磅礴其用无所不該迨後世聖人命之名而繫以辭固已不能不著于事物矣何則有文字不及无文字之能該貫其勢然也今將以不著于事物者言易則惟仰觀卦象乃爲得之勢將置象爻之辭于不問又何有于孔子之十翼哉朱子又謂後人但見孔子所言義理而不復推本于文王周公之本意因鄙卜筮爲不足道其意軒經而輕傳然包犧之卦象非文王之繫辭不能用文王

之繫辭非孔子之十翼不能明故人更三聖而萬世之大法廼立安得以言象數則能該貫言義理則不能該貫而外孔子之說以求所謂文王周公之本意者正其所以遠于人事之實也矣若象必本于剛柔數必本于奇耦而理必合于健順則知天下无二道聖人无兩心而所謂定吉凶以生大業者初不外觀象玩辭而自得之又豈待振龜端策而後謂之卜筮乎學易者可以知本務矣

論卦爻以剛柔爲端

傳曰觀變于陰陽而立卦發揮于剛柔而生爻又曰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是故乾有六位一奇而已坤有六爻一耦而已推之六十四卦時位有殊其用各異然亦不過此奇此耦故曰剛柔者立本者也立卦則曰陰陽生爻則曰剛柔何也曰陰陽无形而剛柔有數八卦未立以前惟有陰陽陰陽非他所謂健順動入陷麗止說八者之道而已八者相交相變于天地之間聖人見之而遂以立卦故曰觀變于陰陽而立卦既有八卦以後則止言剛柔以

其已有奇耦之數也然剛柔亦不離乎健順動入陷麗止說八者之道其于陰陽非有二也按彖辭傳泰否爻辭傳乾坤此四卦言陰陽餘俱言剛柔

爻辭傳所言剛柔皆屬爻彖辭傳所言或屬卦或屬爻訟之上剛下險履之柔履剛否之內柔外剛隨之剛來而下柔蠱之剛上而柔下噬嗑之剛柔分咸之柔上而剛下恒之剛上而柔下剛柔相應遯之剛當位而應大壯之剛以動節之剛柔分既濟之剛柔正未濟之剛柔應此皆以卦言者也餘則

屬爻

陽在內而陰在外其氣始交泰卦是也剛在上而柔在下其位始定既濟是也易道尚交故不終于既濟以心相感者咸之柔上而剛下是也以分相臨者恒之剛上而柔下是也人道重感故下經首咸而不首恒咸有似于泰恒有似于既濟四卦重于八純卦而其體彖之各有所重如此其他有內外卦皆陽皆陰者有或在內或在外者得失善否各視其卦之體與爻之情未可執一而論也

以剛柔為可偏廢者非也六十四卦大抵在柔則欲其順乎剛在剛則欲其中正剛而中正則天下之柔无不化故盡乾之道至于統天盡坤之道至于承天所謂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易之用以是為大也若剛失之偏則不能統柔失之凝則不能承于是乎剛不得位而柔或自用愛惡情僞之所以交爭而凶咎悔吝之所以紛紛而至也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无非欲正其剛德以率天下之柔而已矣

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此言其至者也若不能然則視其消息盈虛以爲得失之大端其大者爲治亂盛衰之往來爲君子小人之進退爲道心人心之動靜而變化无窮故卦象反對之義最重君子之變通以趨時而生大業者則在乎此矣所謂變通不過欲剛柔各當其用而已

論八卦之義以健順動入陷麗止說爲正

八卦之取象于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也舉成象成形之大者爾上古聖人蓋觀于陰陽之闔闢而得健

順動入陷麗止說八者之用于是畫卦即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亦八者之所爲而八者不盡于天地雷風水火山澤故有謂八卦爲取象于彼者誤也且八卦之象說卦所稱至爲繁賾其曰乾健以至兌說則明以一義盡一卦而若不復有他說者其故亦可思矣夫八卦者具于天地雷風水火山澤未有之先而行于天地雷風水火山澤既有之後聖人假于數以別其用理莫精焉道莫大焉是豈有形之物可得而盡者哉

八卦不離乎剛柔。剛柔之義不外乎統與承。乾之健以于柔无不統。坤之順以于剛无不承也。震巽爲乾坤之初交。震陽處陰下則爲動。猶月令仲冬之水泉動也。巽陰處陽下則爲入。猶禹貢羣小水之入于江河。江河之入于海也。坎離爲乾坤之再交。坎陽在陰中。謂之陷者。猶陷圍陷陳之陷。入其中而破之也。離陰在陽中。謂之麗者。猶女之于歸。臣之得君。相倚以爲命也。艮兌爲乾坤之終交。艮爲止者。陰盛而陽止之也。兌爲說者。陰以陽盛爲說

也。此訓詁之淺淺者。然即此而推。則剛柔之性情
可見。而卦象之獨重于八者。其故亦可得而知矣。
乾健。舉而克勝。行而不息也。震動。忽然而動。動而不
巳也。坎陷。陷于其中。陷而不陷也。艮止。當止則止。
一止即止也。坤順。順承于陽也。巽入。與陽无違也。
離麗。倚附于陽也。兌說。有欲于陽也。凡陽卦俱有
二義。陰卦惟有一義。陽大而陰小也。陽卦以自健
自動自陷自止為義。其能皆足于巳。陰卦以順物
入物麗物說物為義。其用皆待于外。陽奇而陰耦。

也。

天地雷風諸象大象傳專取之象、辭傳不重也、按象辭傳于乾雖未言健然統天變化皆健之意也坤則直言順矣其六十二卦之中如屯之雷雨蒙之山下有險泰否之天地噬嗑之電雷坎之水流恒之雷風晉明夷之地上地中睽之火澤益之木道井之巽水上水革之水火相息鼎之以木巽火渙之乘木有功兼用大象之象者僅十五卦而猶以健順動入諸義爲主他如謙頤家人損姤震巽小

過既濟未濟不言健順動入亦不用大象之象者凡十卦而其餘諸卦則无非健順動入諸義也以此觀之易之所重在此而不在彼可知矣則凡求卦爻之說者宜在此而不宜在彼亦可知矣

按項氏安世曰立一奇一耦二奇二耦三奇三耦之象所以擬健順動入陷麗止說之意也又曰所謂神明之德萬物之情皆萃于此八字矣（周易玩辭）俞氏琰曰健順動入陷麗止說此八卦之德也凡天下萬事萬物之性情包括无有遺者向微孔子發明

之則乾坤震巽坎離艮兌終古不知爲何義先儒以此八字爲八卦之訓詁誠哉是言也易集說再觀二說愚之言其不爲无本矣

論八卦之得失以所値卦之體象爲斷

八卦之性情功德惟在健順動入陷麗止說而其得失又以所値之卦之體象爲斷

乾天德也主健天德无往而不利而所貴在于中正本卦自潛見以至飛亢各乘其時而後免于悔厲此也剛不可過故在下者大壯與夬惟二得其中

而吉、餘不可用也、在上者訟之三、禠无妄之有眚、姤之姤其角亦然、且剛失其守、亦不可用也、需之三則致寇矣、小畜之三則反目矣、故泰與大畜皆有艱貞之辭、而訟之渝安貞、同人之弗克攻、又非乾不能也。剛在三四皆爲失位而乾之四優于三能終不失其正者。其惟履與遯之上九乎。

坤順也、以順乎剛德爲貴、不順則爲迷、本卦之初與上皆迷也。其在諸卦、優外而劣內、觀于泰否可識矣、若謙若臨若升皆在外者也、若豫若觀若剝皆

在內者也晉在內而卦體主明故其辭吉明夷在外而卦體主晦故其辭不吉柔之貴于從剛如此其在二則鮮有不善者順而得中也若夫在三而爲比之匪人否之包羞萃之无攸利在上而爲泰之城復于隍復之終有大敗非以迷之故歟

震初分體于乾故主動象事之初起也其在爻之初者爲本卦之啞啞爲屯之利建侯爲不遠之復爲无妄之主爲隨之有功爲益之利用大作其義多吉其在四者本卦之遂泥恒之无禽解之拇豐之

部皆未爲利焉蓋初爲起而四乃事之中且非剛位惟豫與大壯之四皆利以卦體有相成之義也夫震既主動其始固有驚懼不安之情其究必多發生興作之益然動貴于正若動而不正則頤之下體三爻皆凶振恒无功小過災眚君子所深忌焉至于在二者本卦之來厲在三者屯之无虞復之頻復无妄之災在五者豫之貞疾在上者大壯之觸藩歸妹之承筐豐之三歲不覿不動于正而動于妄欲其无害得乎

巽者柔伏于剛之下故爲入在柔則以順乎剛爲德在剛則以順乎中正爲德者也順乎剛如大過之藉用白茅姤之繫于金柅鼎之得妾以其子初又如小畜之得位而上下應之渙之得位乎外而上同觀之利用賓于王四是也巽乎中正五又曰剛中如本卦之先庚後庚小畜家人益渙中孚之類是也大抵巽之爲卦其得在寬舒而不迫故宜于小畜宜于蠱宜于家人宜于升宜于漸其失在躁疾而不常故爲恒初之浚恒爲益上之或擊爲頻

巽之吝、為資斧之喪、至若同居下體、鼎則利井則否者鼎之寶在下井之濁在下也巽之性伏故也坎者陷也其中爻則為剛中其上下則為柔之陷物者也坎之為卦雖主于陷而剛中之用甚大以其得天德之正也命曰心亨故其在二與五鮮有不吉者、雖卦象本危而能轉以為安如蒙訟蹇困未濟之類是也至于卦象本利而遂因以成功如需師比解渙井節既濟之類、是也、卦性既主于陷則以在下者為重而在上者為輕故本卦之下三爻

皆不吉他如蒙之金夫師之輿尸解之負乘困之株木蒺蔾未濟之濡尾征凶皆不利之至者惟訟之下體得終于吉蓋訟主爭而坎則陷而就下其勢難動反得免于終訟之凶也然坎之在上體者雖爲害少輕而在卦之在上爻者則又多凶其終背于天德之所致乎惟蹇得下之止井之用在上故一則曰吉一則曰元吉也

離以麗物爲義而取象于明其所麗者剛也謂之得位謂之得中曰麗乎中正曰麗乎大明曰進而上

行柔中之用次于剛中者也故離之在二與五者亦鮮不吉凡麗于物者在下則安在上則危在下則卑而臨在上則尊而光在下則安本卦之黃離賁之賁其須家人之在中饋既濟之七日得是也在上則危本卦之嗟若噬嗑之貞厲是也若同人之于宗豐之疑疾卑而臨矣大有之威如旅之譽命未濟之有孚尊而光矣至若離之爲卦柔麗于剛而剛无所麗本卦凡剛爻皆失位而四之凶不可勝言故離之剛爻多寄用于外如本卦之上大

有之上明夷之三睽之四與上皆曰孤既濟之三未濟之四皆曰伐鬼方他如同人之伏莽噬嗑之滅耳晉之鼫鼠鼎之折足豐之見沬旅之焚巢皆剛不得其用之所致也

艮止也剛位乎上而成物之終者也剛位乎上故曰天道曰天行曰光明曰輝光以其成物之終故凡在爻之上者无不吉有異于他卦者焉此其得也若其失則凡在三爻者剛既失位而處多凶之地昧通變之識較之他卦劣者亦多惟謙與蹇止其

所當止故勞謙而萬民服來反而內喜之也蓋民之德貴止而得其正若其柔爻在初而爲小過之飛鳥在四而爲剝之剝牀以膚則宜止而不止以致此禍也若在四而爲蒙之困蒙爲蠱之裕蠱則止而失其正者也若其在二與五者爲柔而得中失者蓋鮮而五又勝于二豈不以止而在上者爲近于天德乎

兌有得于剛而說故曰剛中而柔外用其剛中者能濟以和正用其柔外者毋入于陰邪由其主說故

无卦不宜而在二五兩爻者多得免于咎焉惟節之九二凶若其柔爻不在三則在上三則可賤上則易危遷于外誘動致摧靡必如臨之憂三困之悔上而後歸于善焉

論求卦之眞解當先明反對之實義

陰陽剛柔皆以相反而成用故聖人之序卦取其反對各有實義存焉其端見于雜卦傳反對之實義不明而求卦之眞解不可得也故今旣略闡其義于彖傳之下又爲斯篇以明著之云

乾剛坤柔性情相反功用相成故乾主于資始坤利于後得而其尊卑有常分故乾之極盛在五坤之極盛在二也乾坤之義明則諸卦之爲剛爲柔者皆可得而明矣

屯主世道蒙主人心屯主世道故險在外蒙主人心故險在內險在世道非剛立于內不足以開其昏昧險在人心非剛立于外不足以閑其放逸故屯初之建侯君道也蒙上之禦寇師道也乾坤開闢以後有君即不可以无師此天理自然之序也

需者任其所自然居易俟命君子以之訟者强其所難致行險僥倖小人以之坎之中爻所謂有孚也在需之五則光在訟之二則窒上下之別也天在內則卦之德尊故利涉大川險在內則卦之體危故不利涉大川

師者衆也不見衆之形而師乃安九二主之在師中比者親也不見親之迹而親乃大九五主之顯比

小畜者止之暫行有未利而不可驟也履者行之常舉足以前而不能止也小畜所以待時也履所以

處世也小畜身止而心則行故曰剛中而志行履

身行而心則止故曰說而應乎乾身止而心行不

息之誠也身行而心止執中之謂也道有久暫存

心則一而已矣

泰否一通一塞也

同人大有皆與物共者也而公私大小異焉同人心

通乎地故曰能通天下之志大有心通乎天故曰

應乎天而時行

謙者剛止于內而順之于外也豫者剛動于外而順

之于內也順者順其理也同一心也抑而就下為謙揚而在上為豫

隨无事也蠱有事也剛來而下柔動而致說可以无事也剛上而柔下巽不違則可以有事也動而致說故隨非苟從巽不違則故蠱非妄作无隨則天下以多事為務而日卽于紛矣无蠱則天下以无事為高而日流于靡矣

臨剛長也觀剛消也剛長而謂之曰臨以其甫及于二而外已有順之形也剛消而謂之曰觀以其猶

居于五而下尚有順之象也
噬嗑物未純而去其間也賁本既立而加以文也噬
嗑主于用刑動而能明當其情也賁主于行禮明
而能止稱其則也
剝陽之盡也陽盡而艮止其上盡而未絶也復剛之
反也剛反而坤順其外反而卽長也
无妄主于言心大畜主于言學无妄天命之本然也
故曰剛自外來而爲主于內大畜人事之積累也
故曰日新其德動以天之謂心止其天之謂學聖

人之所謂心與學者于此可識矣

頤言得其養道也大過言失其生理也兩剛位乎上下而中包四陰故頤爲天地養萬物之象陰統于陽而物所以長也上下象天地中象萬物兩柔位乎上下而中包四陽故大過爲本末弱之象陽困于陰而物所以消也

坎主于陷尚其心之亨也離主于麗貴所附之正也陽陷于陰雖陽亦晦陰麗于陽故陰亦明

咸者一時交感之情也恒者萬世不易之道也柔上

而剛下其氣相通故為咸剛上而柔下其分常定故為恒

遯者剛避柔而退也大壯者剛逼柔而前也遯則柔宜止大壯則剛不可以輕動故皆有利貞之辭

晉明出地上明夷明入地中一治一亂之象也

家人門內之天合者也睽門外之人合者也天合當存別于和之內故曰閑曰節人合宜求同于異之中故曰遇主于巷存別于和故離在內求同于異故離在外明之欲當其用也如此

蹇大于難也解免乎險也

損主成物去其所未善也益主利物補其所不足也

損者教之事也益者養之事也人道剛宜居上柔宜居下故損爲損下益爲損上損上損下皆損也而或曰損或曰益者何也物以下爲基故損下者謂之損益下者謂之益也

夬剛決柔也姤柔遇剛也陰陽進退之機也

萃者來而聚也升者聚而上也來而聚如所謂四方歸之也聚而上如所謂日新月盛也

困剛掩于下故行而不利井剛位于上故養而不窮

困以在下者爲重井以在上者爲成

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去故者宜順入情故有取于說

取新者當崇天德故有取于離

震起也故吉于初而四遂泥艮止也故吉于上而三

則厲

漸主于言進止而巽禮之正也歸妹主于言歸說以

動情之流也

豐與旅多寡之極致也

巽柔伏于內以欲順乎剛也兌柔見于外以有得于剛也陰卦而猶主乎陽易之道所以至也

渙者所以散物也節者所以止物也皆所以處柔之不得其正者也柔而凝則陽德病故宜渙柔而過則陽德衰故宜節

中孚剛之常存者也小過柔之偶勁者也柔在內而剛得中則不用柔而用剛爲中孚剛失位而柔得中則不用剛而用柔爲小過剛不可濟故欲其孚柔不可任故欲其過

旣濟坎上離下剛柔之位所以定也未濟坎下離上剛柔之用所以行也

論六位之等差

傳曰爻有等故曰物物者初二三四五上是也物相雜故曰文文者初九六二之類是也文不當故吉凶生焉則爻辭備矣

二多譽四多懼三多凶五多功此槩論中爻之區別不分剛柔者也其有美惡得失則在旣分剛柔以後故曰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

傳曰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又曰列貴賤者存乎位易之卦象在内者曰下卦在外者曰上卦則下卦賤而上卦貴也就六爻之間二五得中者貴于餘爻然二曰得位得中五曰得尊位大中則二賤于五也四處上卦之下則賤而三處其下則尤賤故三之賤不獨賤于五也至若爻之初多言趾言尾言足爻之上多言天言首言頂言角蓋上居上而初居下亦一貴一賤也其列貴賤者如此

初是始上是終二與四一安譽一危懼三與五一賤

一貴此六位之分天理自然之等也蓋初二屬地道萬物莫不起于下故初是始物又莫不附地以生故二最安三四屬人道人道有上下三在下則賤四在上之下則危五與上屬天道五最尊而貴上則事之窮數之盡故曰終焉初上既占始終則二正當地道又爲下卦之中五正當天道又爲上卦之中故二多譽五多功三四俱屬人道然三近于地未免囿于形氣之偏四近于天能以虛靈生其惕厲故三多凶四多懼此又中爻之雜物撰德

爲至精以徵者也六爻以畫之先後言則初爲始上爲終以畫之既成言則上爲首下爲足然初爻但曰初而不曰下上爻但曰上而不曰終蓋互文也當各以其爻之義求之

卦中惟三四兩爻最爲難處蓋此兩爻既不若二之得地又不若五之得天又不若初上之各據始終若以其處六畫之中而謂之中則兩爻又莫適爲中故其所處側而不正偏而不中此三多凶四多懼之所由來也就兩爻論之則四又差勝于三蓋四爲外卦之初爻其變未定三則內卦之既畢其事已成變未定者戒慎猶可以致祥事已成者凶

禍多至于莫救至于三有九六則九三又差勝于六三蓋以九處三則剛健之力猶足以持危以六處三則爲善不足而爲惡有餘此又剛柔之才之異也

論九六之優劣

二五皆剛則二爲中五爲中正大抵中正皆謂九五也亦有六五而謂之中正者離之柔麗乎中正是也（艮六五係訛）亦有六二謂之中正者豫與晉是也豫與晉皆坤體離則貴其所麗之善也（同人與困之九五皆曰中

直直卽正也叶韻耳

剛在三四則爲失位小過曰剛失位而不中是也諸爻莫吉于謙之九三而尚曰勞以其位本賤也莫利于豫之九四而尚曰勿疑言大有得之不易也蓋三四位皆不中不中則不正剛而處此則失其所以爲剛而難免于凶咎離之三四其尤甚者也九五謂之中正是剛中之爻尤以五爲貴矣九以五爲貴則六以二爲貴剛柔之理內外上下之分也觀于既濟可知矣其在噬嗑之五曰柔得中而上

行晉睽鼎之五皆曰柔進而上行旅曰得中乎外而順乎剛五卦皆離體若以其在上在外爲尤盛所謂柔之爲道不利遠者故也

凡剛中坎爲尊柔中離爲貴二卦得乾坤之正者也所謂剛中柔中亦二卦爲多焉

或曰柔既以二爲貴何以六四又有柔得位之說也曰所謂柔得位者皆巽也小畜渙漸家人六四以巳順在位亦屬巽巽之初爻能順乎剛也曰巽在內卦何以不言得位曰大過之柔在下升初之上合志鼎初之從貴

非亦有取于能順乎剛之義耶

初與上无一定之得失然以剛處之則得多而失少

剛之在初而失時未可動而先動者也能如離如兌謂內卦或離或兌則免于咎矣在上而失時已過而猶

動者也能如艮則皆免于凶矣若夫柔之失在初

則迷于下而不知有剛在上則柔之過而背乎剛

者也上之失倍于剛初之失數倍于剛焉亦所謂

剛柔之才之異也要而論之爻之在上者多劣于

初以善始猶易而令終則難事之初起其途尚多

事之已畢成敗既定也此不分剛柔者也

論惟卦彖有應

應之為言出于彖辭傳蓋所論乃卦之全象非謂六爻之中某爻與某爻應也即如剛中而應得中而應乎剛之類間有指二五兩爻者亦惟卦象為然而非謂爻辭之中有是義也故應之說惟彖辭傳有之而爻辭傳則初未之及焉漢後諸儒說易之誤皆以未嘗詳考耳

按彖辭傳言應者凡二十一卦剛中而應者五師臨

无妄萃升也中正而應者一同人也得中而應乎剛者二睽鼎也應乎乾者二履同人也應乎天者三大有大畜中孚也剛應而志行者一豫也剛柔相應者一恒也剛當位而應者一遯也剛柔應者一未濟也上下應者三比小畜大有也上下敵應者一艮也他泛言應者如坤之應地蒙之志應咸之二氣感應以相與損之二簋應有時兌之應乎人不與焉其餘言應雖各有其義然大槩謂上下卦體之相成而非專指二五兩爻之相値則二五

兩爻可指而斷不可據之以釋爻辭者也

如執二五以爲應則履之二五皆九也小畜與豫之應又皆四爻也中孚无乾卦而亦曰應乎天則區區求應于六爻之間者有以知其不然矣

又如中正而應者同人之象也若爻之六二則同人于宗而吝矣剛中而上下應者比之象也若爻之六三則比之匪人矣柔得位而上下應之者小畜之象也若爻之九三則夫妻反目矣若是者何也象以立象而爻以盡變其體之不相謀者固也況

比與小畜既皆曰上下應則其指卦象言而不以爻抑又明矣

細觀卦象有應者不止于二十一卦也六十四卦又无卦不可以言應何也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而亦曰應矣豈家人反不應乎未濟不當位而亦曰應矣豈既濟反不應乎他可類推矣蓋卦之二體无往而非相成則无往而非相應孔穎達曰上下體本于相重是以相應其說當矣然不知唯全卦之象爲然而不可以論六爻則孔氏之惑也

上下敵應者其卦凡八乾坤坎離震艮巽兌也或曰傳獨于艮言敵應者何也曰敵應者八卦之所同不相與者艮之所獨謂其下止而上亦止也故餘五十六卦皆可謂之應而八純卦謂之敵應此皆謂卦象也

六論舊說六爻取乘承比應之非

以變象謂之卦以其變謂之爻卦主天地間之一事爻則主此事之時位所值初有初之所值二有二之所值以至五上莫不皆然所謂六爻相雜唯其

時物也然初初不謀于二二初不謀于三以至五上亦莫不皆然所謂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也舊說以乘承比應定卦爻之吉凶是不唯其時物而可爲典要矣豈易之情乎夫爻有三義皆著于本爻六位之各有貴賤優劣也剛柔之各有性情也所據之卦之各有體象也三者合而爲爻所謂唯其時物也以此求其得失則備矣至若乘承比應雖有偶合之處要非爻義之所固有舊說之非可不辯而闢之哉

按變卦互體諸論起于未有箋疏之前左國所載乃春秋之時筮史所創立也孔子作十翼蓋以其无當聖經斥而去之矣至于乘承比應左國尚无其說漢儒始謂爻上有乘下有承承亦曰比又始以爻之初應四二應五三應上而爲之說者曰上下卦本于相重是以相應後儒復謂二五兩爻奇耦相值乃爲正應若奇與奇值耦與耦值則爲不得其應遇其說之難通則謂不可滯于常例遇乾坤之純體又謂相應以位穿鑿附會異說並起昔葉

秀發論周禮有曰後之儒者敢于叛聖人之經而不敢違漢儒之說嗚呼豈獨周禮也哉

說者既謂二五奇耦之相值爲正應矣則必以九二應六五以六二應九五者乃足以當之也然在以六二應九五之十六卦中如屯如否如同人如隨如觀如咸其辭固已不能皆吉而凶吝者有之若以九二應九五以六二應六五說者所謂不得其應者也今按以九二應九五凡十六卦自大過坎井兌節五卦而外其餘則皆吉也以六二應六五

亦凡十六卦自豫剝頤震艮小過六卦而外其餘則皆吉也是則所謂正應與不得其應者其二五兩爻得失之數亦相等矣其說何歟

或曰奇與奇偶與偶雖不及奇偶相值之爲正應然在二五各據上下之中似不可謂之无應也此三十二卦之多吉其以是邪曰非也二本多譽五本多功剛柔居之妥得不吉哉

二五多吉本于爻位之自然而不以應說如前矣再按初九六四初六九四九三上六六三上九相應

者各十六卦或絶无相顧之情或俱凶吝而未見吉利者不具論其中若屯六四之求婚媾似與初九相應也然曰往吉往者前去之義則非應于初九可知矣小畜亦初九六四相應者而傳曰柔得位而上下應之謂合于其例否乎姤與鼎皆初六九四相應而姤乃有无魚之凶鼎亦有折足之凶何也需九三應上六而上言三人來則三之一爻不足以當之矣履六三應上九傳又稱其說而應乎乾何以考祥之吉无解于咥人之凶也明夷九

三得其大首自指上六然以除害爲言。亦不得謂之相應而吉。夬三遇雨似指上六然本卦之義在以剛決柔。又何取于相應乎。惟睽上九有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之辭似爲下指六三而六三又有无初有終之辭其于相應之例、似覺有當、而足以附會先睽後合之說。然六三爻辭傳曰遇剛本指九四而言。何必越位而言上九。且九四曰睽孤爲與初九之剛不相應。今上九與六三相應矣。而亦曰睽孤。又何說乎。按大傳之論初曰初辭擬之論

上曰卒成之終彼自合一卦而爲本末无暇于應三與四三曰多凶四曰多懼此兩爻又自限于所處而不能援初上以解其凶若懼大傳之言較然明白如是不知後儒何以不察而爲之說者紛紛也

有應无應者人事得失中之一端易象廣大悉備而謂吉凶悔吝必由此以斷亦多見其不知言矣然即有所謂應其義亦止在本爻不必取資于上下如飛龍在天萬物之所共覩有應豈待在田之九

二即鹿无虞君子之所必舍无應何須泣血之上六屯四往吉以剛中之在五而必曰應于初豈知往无內指之文訟三食舊以退讓而得貞而必曰應乎上豈知外无相待之義或本爻自得无咎而所值不符則曰此以无應而吉或他爻貌若相求而竟失其驗則曰此以有應而凶譸張爲幻不可致詰變至易至簡之理而入于繁碎支離非應之說階之厲邪

八純卦先儒多不知其爲敵應而曰此六爻无應之

卦也夫此八卦既不可以應言則餘卦又何取于應餘卦既皆有取于應則此八卦又何可以无應而作易者先于八純卦而自破其例果何說乎

傳曰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吉凶悔吝利害此六者聖人以人事之所有而繫之于辭傳于此又泛指于人事而原其所由生與將叛者其辭慙六句一例者也舊說亦以所謂應者當之夫遠近相取猶或髣髴若愛惡相攻情僞相感此于所謂應者何涉而必欲

附會之邪且傳云相攻相取相感者乃指一人一事而言非謂兩人兩事或兩人而共一事也請明其義曰人情有愛即有惡不能並立故曰相攻而得其正則吉失其正則凶也悔者見于事後而當前釁開其隙此以遠而取近也吝者見于當前而事後或蒙其羞此以近而取遠也故曰遠近相取也情者眞也事物之理有眞即有僞眞與僞相感而去僞以存眞則利眞去而僞存則害也此皆謂一人一事也即以卦爻言之訟之惕中則吉終則

凶。豈以自外有相攻者乎。家人之嗃嗃則悔嘻嘻則吝。豈以自外有相取者乎。臨之甘臨則无攸利既憂之則无咎。豈以自外有相感者乎。以應當之者其誤審矣

傳又曰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此雖指卦爻而言亦非謂應也何以明之曰彼所謂應者必奇與耦值耦與奇值也若乾坤之純奇純耦則其例不合而皆可謂之近而不相得矣乾坤其凶害悔吝之尤者乎合其例者莫如既濟未

濟則惟此二卦乃可謂之近而相得宜其絕无凶害悔吝矣而亦未有以見其然也故曰非也然則何說曰夫近者卽所謂相攻相取相感也近有相得不相得爲吉凶悔吝利害之所由生其義具足于本爻而何取乎應哉且易之情卽爻象之情也今專以近指爻之應何以處爻象以情言之文乎豈象辭不言吉凶悔吝邪

謂爻有乘者本于傳言乘剛拨傳言乘剛者五屯六二豫六五噬嗑六二震六二皆屬震困六三屬坎

解者謂爲剛所遏非也夫剛爲天德乘柔而上之則與之相背故多凶咎觀夬之柔乘五剛爲以賤加貴之象則其義可識矣歸妹之乘剛說微不同又按震爲陽之初起其義最重故乘剛多于震發之經之所謂乘者盡于此矣後儒乃以爲爻例有乘豈不謬乎

所謂承者自下而承乎上也亦名曰比說者謂多于四爻取之又謂以六四承九五者多吉以九四承六五者多凶此皆謬也按承之說本于節之六四

以此卦能節物者惟九五一爻故四之安節傳曰承上道也而非他卦可引以爲例者至若比之六四曰外比于賢此言四之比五固也然卦本名比亦非他卦可引以爲例者在他卦有似于此者惟小畜之上合志觀之利用賓于王漸之順以巽中乎之絕類上此四爻者皆巽體其故以巽之柔能順乎剛而非六四承九五之謂也曰何以六四承九五則皆吉九四承六五則多凶也曰六處四則多懼九處四則失位以此而已矣

舊說又謂卦有主爻以无妄傳有剛自外來而爲主于內之語欲以例他卦殊不知一卦之中六爻各有時位每遇一爻卽當以此爻之時位爲主不得合六爻而强分主使此其誤亦乘承比應之類也卽由豫由頤亦不必以主爻論

按朱子曰伊川云卦爻有相應看來不相應者多且如乾卦如其說除二與五之外初何嘗應四三何嘗應上坤卦更都不見相應此似不通文公易說吳氏仁傑曰先儒以初二爲地三四爲人五上爲天二

地也五天也二與五兩爻以天地相應其誰曰不宜若謂初應四則以地而應人謂三應上則以人而應天殆與二五相應者不類義海撮要李氏心傳曰卦之二五相應者凡三十聖人惟于師臨无妄萃升五卦言剛中而應此畧舉以明義也必爲之說則鑿矣丙子學易編項氏安世曰六爻之義初常對上二常對五三常對四周易玩辭以上諸說蓋皆有見于應之不然者項氏謂初上二五三四相對此六位自然之情勢求之爻辭往往有然其論最足以破

應之說至吳氏仁傑又欲以此爲應是方開草萊而復樹荊棘也

論舊說爻位分陰陽之誤

爻位无陰陽之分舊說非也王輔嗣又謂初上无位不分陰陽若論中爻二四陰也而一譽一懼三五陽也而一凶一功所以同爲陰陽而遠有分別者義安在乎況陽貴而陰賤三與五同爲陽而傳何以云貴賤之等邪

傳曰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

近也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同功者同剛同柔也言同剛同柔而二與四之位一異則其所得之善不同譽與懼皆善也善雖不同而皆能之以其所居之位卑近而易免于不善也中四爻二得下之中爲卑三在下卦之上則高矣五得上之中而又高四居上卦之下則亦卑矣故二四皆曰近也剛而居于二四固易免于不善矣而不止于此以剛之爲道可近而可遠者也若柔之爲道則有異焉五高而非柔位三在下卦之

上皆所謂遠而不利于柔者惟利于二與四而要其歸于无咎則惟有柔中矣大傳此節言二之譽四之懼剛柔所同而柔之所尤善者則二以柔之爲道不宜高而宜卑所異于剛者也

舊解以近爲近于君爲專指四以文義考之未協也上文兼言二四下文无獨承四而言之理四爲近于君二爲遠于君遠于君而得无咎則近于君而多懼者爲有咎矣其得謂之善乎且傳何以不言柔之爲道不利近者而曰不利遠者乎若近于君

則多懼遠于君則多譽將遠于君則不懼近于君則无譽乎豈理也哉不知傳之二多譽四多懼統剛柔而言也柔之爲道不利遠者言柔之不及剛也其要无咎其用柔中言柔之在四又不如在二也舊解以柔之爲道不利遠者爲發明四多懼以其要无咎其用柔中爲發明二多譽其謀皆由于以剛柔爲位也

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此言三本多凶而剛居之亦勝五本多功而柔處之則危也舊說以三五爲陽位三五旣皆陽位則所謂

剛勝者不亦偏于剛乎而所謂柔危者又何故乎蓋爻位惟有貴賤而无陰陽大傳所言皎如日月而後儒不察傳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六虛者六位也剛柔者九六也六位而曰六虛正以其止有貴賤上下而他无所有也安得以九六之剛柔而加之哉

或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此說卦傳之明文也而謂爻位无陰陽之分可乎曰微子之問吾亦將申其說也夫易之大例三卦曰陰陽

爻曰剛柔。（卽奇耦）位曰貴賤。傳曰觀變于陰陽而立卦。其在經卦。則乾震坎艮謂之陽卦。坤巽離兌謂之陰卦。卦至六畫。則內外之經卦有陰者有陽者有皆陰皆陽者。陰卦則爻之奇者多。陽卦則爻之耦者多。非卦曷有爻。非爻曷有位。說卦傳之意。言由卦有陰陽。故爻有柔剛。而六位成焉。非以六位爲有陰陽也。且泰之傳曰內陽而外陰。否之傳曰內陰而外陽。陰陽旣屬卦矣。而又加之爻位。有是理乎。繫辭傳曰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

卦奇陰卦耦是爻之奇耦有謂之陰陽者矣未聞以六位爲陰陽者也吾故曰此後儒之誤也

或又有謂凡內卦俱爲離體外卦俱爲坎體者以內卦則初與三爲兩陽而中之二一陰也外卦則四與上爲兩陰而中之五一陽也如其說則八卦止有坎離二卦六十四卦止有既濟一卦矣豈不謬哉

二三四五雖亦奇耦之數而在爻位則不以奇耦用故其下一爻不謂之一而謂之初其上一爻不謂之六而謂之上聖人亦慮後之儒者不以爲六位而以爲六數也此其故王輔嗣知之矣而曰初上

无位則傳何以又曰易六位而成章邪

乾卦文言于九三曰重剛于九四亦曰重剛向使孔子不曰九四爲重剛人必以九三之重剛爲以陽居陽矣今既如是則知陰陽不以位言經固有明文也

按趙氏汝楳曰位也者所以列貴賤明外內處之以待剛柔之迭居辨之以定趨舍之吉凶者也易雅此說可謂深明爻位不分陰陽者矣又陸氏秉曰二與四非專爲陰三與五非專爲陽蓋六爻次第之

序以有貴賤遠近而分多功多凶多譽多懼也

撮要　與趙說同惜語焉不詳耳

論舊說當位不當位之誤

按既濟坎上離下未濟離上坎下傳一則曰位當一則曰位不當者皆謂卦體剛柔上下之位非言爻位也知舊說爻位分陰陽之誤則知其言當位與不當位之誤矣在既濟九三一爻于例正爲剛之失位上六一爻又彖辭之所謂終亂者而何當位之有在未濟九二一爻于例正爲剛中六五一爻

亦爲柔中以九居上驗之他卦又多吉利而何不當位之有故曰非言爻位也乃成都隱者以未濟爲三陽皆失位何邪

或曰他卦剛上而柔下或柔上而剛下者多矣其不皆言當位不當位何也曰坎離剛柔之至正者也豈他卦比哉

又按他卦言當位者二遯乾上艮下雖皆陽卦而乾尊于艮也節坎上兌下與既濟同言不當位者一噬嗑離上震下與未濟同歸妹震上兌下而言位

以域之則其精理妙義亦何由而見邪。

按荀慈明解師之九二曰王謂二也。德純道盛。故能居王位而行錫命。羣陰歸之。輔嗣以前猶有此訓、後儒則直以二爲將帥矣